

走近

中国艾滋病

李锦华 / 著

患者

河南文艺出版社

走近
中国
艾
滋
病
患者

李锦华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中国艾滋病患者/李锦华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1. 3

ISBN 7-80623-255-9

I. 走… II. 李…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82000 印数 1—4000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 作者简介

李锦华，女，汉族。云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行医多年，当过记者、编辑。尝试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影视剧本等多种体裁。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新兴的曙光》、《来自艾滋病重疫区的报告》，长篇小说《追踪死亡档案》、《撒满杜鹃花的小路》，散文集《寄不出的情书》，图文集《世界瘟疫艾滋病》，电视纪录片《云南检察风云录》等，作品多次获奖。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灾星降临 6
第二章	金三角飘来的毒雾 17
第三章	夜幕下的黄色暗流 53
第四章	鲜为人知的同性恋 73
第五章	形形色色的艾滋病人 98
第六章	艾滋病患者生死大逃亡 127
第七章	撑起爱的绿阴 160
第八章	采访外的故事 199
第九章	世纪之战 219

引子

新年的钟声在寒山寺敲响。

电视屏幕上，大江南北的人们欢呼雀跃，载歌载舞，迎接 20 世纪末最后一个春天的到来。

新春伊始，大地复苏，万物勃发，窗外流动的空气中也强烈地洋溢着生命炽热的情感和气息。然而，我的心在新年钟声的袅袅余音中，犹如一只被惊涛骇浪击碎了的帆船，缓缓地向着大海的深渊飘落，飘落……

元旦前几天，《中国作家》杂志社打来电话，通知我的长篇报告文学《走近中国艾滋病患者》经研究决定近期推出，要我即刻赴京修改部分内容。

听到这个消息，我先是一阵惊喜，刚要回答说第二天即可动身，突然看见了案上的台历，我的心头倏地涌上一阵难于表述的悸动——再过 3 天，就是元旦了！

“等得很急吗？”我有些胆怯地问。

“那当然，马上就要发稿。”编辑同志在电话里大声地说。

“能不能……过了元旦再去？”我发觉自己说话的声音一下子降低了八度。我自己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不识抬举！

“有什么丢不开的急事吗？”编辑有些奇怪地问。

“没有。不……有……有点事……”我语无伦次。

“那……过了元旦，你可一定赶来。”编辑犹豫了一下，宽宏大量地答应了。

订好机票，收拾好行装，我开始心神不宁地等候着元旦，等候着新年的钟声敲响时，从滇西一个小镇上一位名叫阿红的姑娘打来的祝福电话。

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电话，只有当我接到这个电话时，我才知道有一个生命还在人世；只有接到这个电话时，我那悬挂了整整一年的心才会轻松愉快地放下来。

这样的等待，已经整整7年。

我等待的是一个不幸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姑娘传来她尚在人间的信息。

我与阿红姑娘从未见过面，我与她的认识以及后来7年间一直保持着的这种特殊的联系应该算是人生的奇缘。

1992年初，我还在《卫生报》当编辑。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滇西的读者来信，写信的人是一个现在我将她化名为阿红的姑娘。当编辑的人，收到读者来信本来就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我没有想到就是那么一封信，竟然在我的心上整整沉淀了7年。

那时候，我负责的是《卫生报》的生活版，这个版上主要设有中老年保健、优生优育、家庭顾问、求医指南、性心理咨询、常见病防治等一些栏目。这些栏目由于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既有科学性，又有实用性，很受读者的欢迎，读者来信咨询的也比较多。1990年底，云南省艾滋病防治办公室又和我们报联合在生活版上开辟了一个“艾滋病咨询”栏目，我就是这个栏目的责任编辑。

阿红姑娘的信是用挂号寄来的，这首先就引起了我的惊讶，因为平时只有投稿的作者会慎重地使用挂号，一般的读者来信

仅仅是平信而已。

拆开信后，我被姑娘讲述的那个悲惨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阿红姑娘在信的开头说到，几个月前她曾经给我打过电话，从我简短的几句谈话中，她听出来，我可能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大姐姐。她在经过了反复考虑后，才决定寄出此信。她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同时请求我不要对任何人讲她的事。

阿红姑娘说她两年前由于贪玩好奇，与另外两个姐妹跑到泰国游玩，由于身上带的钱用光了，就想在边境上打临时工，攒点钱再继续玩，没想到就被人贩子拐卖进了妓院。在妓院耽搁的一年多时间里，她受尽了说不出口的凌辱和折磨，后来是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才逃出妓院，回到家乡。回来后，她们不敢真实地说出在泰国的情况，便编了一套谎话，骗过了家人和乡邻。因为，乡邻们如果知道她们在泰国是当妓女的话，那么，她一家人就无脸再在村子里呆下去。

在泰国，她听说有的外国嫖客不是性病就是艾滋病患者，她也曾见过妓院里有的姐妹感染上梅毒下身溃烂，死得十分痛苦。她们害怕自己也被传染上，便悄悄地去作了检查，结果她们3个人中，她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一个感染了梅毒，另外一个感染上了淋病。

她说自己是个初中毕业生，在全村的女孩中，她的文化水平是最高的。她说自己曾经想过自杀，但又想到年迈的父母为了供她上学吃尽了苦，特别是在她到了泰国失去音信的一年间，父亲急白了头发，母亲瘫痪在床，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她对不起父母，她要挣扎着活下去，供养父母，以赎自己的罪过。

阿红说她半年前在集市上开了个杂货店，生意不错，能够养得起她和父母，现在她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能活多久，艾滋病到底能不能够治好。阿红说她是从一个顾客扔

在柜台上的几张报纸中看见了我们的《卫生报》，看到了“艾滋病咨询”栏目。她说已经把求生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这个大姐姐身上……

我当时默默地收好了那封信。我知道自己无法承担这份不同寻常的重托。因为，那个时候，除了一些政府部门，科研医疗单位外，“艾滋病”在人民群众中尚属一个陌生的名词，就连我这个“艾滋病咨询”栏目的编辑，对这一个特殊的烈性传染病的认识了解也并不是那么清晰详尽，谈到有效的治疗方案，那更是一片茫然，虽然也看到一些国外治疗艾滋病药物的报道，但那样昂贵的治疗费用，岂能是阿红这样的普通中国老百姓能承受了的。

我没有给阿红写信。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鼓励？劝慰？还是解释？

我怀着一种愧疚的心情，剪下我们报纸上所有“艾滋病咨询”栏目上的内容，又寻找了一些国内外有关资料，一齐寄给了阿红。以后，只要是我所收集到的有关治疗艾滋病的方案，特别是中医中药的名剂，或者是其他能够起到清热解毒、祛邪扶正、提高免疫功能的偏方、单方，我就给阿红寄去。

阿红是个非常聪明的姑娘，从那以后她再没有写信要求过我什么，即使收到了我寄给她的材料，她也不回信道谢，仅仅是在每年的元旦前，她会给我寄来一张贺卡，也不署名，上面简单地写着一句话：李医生，新年好！

后来，我搬了家，安了电话，在一次寄出资料时，我用一个小纸条写下了家里的电话号码。这一年的元旦前夕，我除了收到阿红寄来的贺卡外，在新年钟声敲响前的半小时，突然接到阿红打来的电话。

电话中，阿红的语调非常平静，同样是那句简单的话：“李医生，新年好！”

我刚刚反应过来是阿红，正要开口也给她送上一句祝福时，电话已经挂断了……

托辞推迟了赴京的改稿时间，我依旧像往常一样每天下午4点后，就往收发室跑。可是一直等到了1998年的最后一天夜幕降临时，我的信袋里都没有出现那张熟悉的贺年卡。

我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同时又怀着一种侥幸的心理等待着新年钟声前响起的电话铃声……

钟声的余音完全消失了。

电视屏幕上又恢复了在上海举办的“五洲风”新年晚会姹紫嫣红、莺歌燕舞的场面。

我无暇顾及那些中外明星的精彩表演，眼睛死死地盯着电话机。“也许，这时电话线路繁忙……也许，她家没有电话，要到邮电局等候……”我寻找各种理由安慰自己。

已经是1999年1月1日凌晨1点半钟了，我还痴迷地坐在沙发上发呆，家人连声催促我回房休息。

我担心电话铃在半夜突然响起会惊扰家里人，便将客厅里的电话机移到我卧室的床边。

可是，这一夜，电话铃始终没有响过……

元旦过了，我必须启程了。但我感到这一次出门的脚步十分沉重。

我知道，当我在北京坐下改稿的时候，我的笔同样会是沉重的，我的心将更加沉重……

灾星 降临

关于艾滋病，10年前我是缘于职业不得不接触，但没有想到的是今天我早已成了一名作家之后，仍然断不了与人类最恐惧的瘟病有某种关联。

就是前几日的事，朋友从远方打来电话：近日看到多种报纸登载的消息，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形势十分严峻，实际感染人数已超过30万人。有关专家认为，如果现有控制艾滋病的能力得不到明显加强，到2000年，中国艾滋病实际感染人数有可能超过100万，到2010年，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估计会达到1000万。艾滋病极高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使
分沉重。

我知道，当我在北京坐下改稿的时候，我的笔同样会是沉重的，我的心将更加沉重……

一位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医生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事：在一次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活动中，许多群众全神贯注地围在宣传栏的四周，认真地听讲解员介绍艾滋病的危害和预防措施，这时从人群中挤出一个浑身酒气的年轻小伙子，他走到讲解员的旁边大声问道：“照你们的说法，得了艾滋病最长能活多少时间？”

讲解员冷静地回答：“最长是10年。”

“10年！够了。”小伙子将搭在耳朵上的香烟拿下叼在嘴里，“风流快活10年，够了。”

讲解员火了，一把将他拖到宣传栏前：“看清楚了，发病最快的是6个月。”

那人弯下腰一看，便不再说话了。

也许是曾经为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心，也许是如今为文学工作者的使命感，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打开了一本本采访笔记……

在当今世界中，人类被大批消灭的原因就是战争和瘟疫。十多年前，当艾滋病在人类中首次出现，就是一种可怕的瘟疫的降临，就是一场艾滋病病毒势必消灭人类的世界战争。

艾滋病这种严重摧残人类的“世界瘟疫”，涉及的范围早已不限于医疗卫生本身，它还涉及社会经济和人们的伦理道德、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从而成为当今世界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热点问题。

古往今来，人类经历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瘟疫和战争。

但是，没有任何一次的瘟疫和战争让人类陷入如此强大的惊慌和恐惧；没有任何一次的瘟疫和战争对社会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冲击。

这就是艾滋病！

绿 猴 带 来 的 恶 魔

1969年至1981年美国某大学野外饲养的猴群发生了4次成群惨死的现象，其病症与有关资料记载的远古时候非洲绿猴成批死亡的情况极为相似。

医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发现：这次死亡猴群的身上有一种病毒。

紧接着，此种病毒在人体上的第一个病例在美国发现。

关于猴子带来艾滋病病毒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大约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英国的时候，艾滋病病毒就从猴子身上传给了人类。大概是在公元140年前后，艾滋病病毒首先进入非洲一些农村的村民体内。这种病最初仅限于一两个村子中很少的一些人。他们也许是被猴子抓咬之后感染的，或者就是由猴子最早传染给人类的。因为当地人有喝猴血的习惯，那么，人们在喝猴血的时候，就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这种病毒最初时传播得很慢，但当有比较多的人染上这种病毒时，传播得就快了。

1981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身体一向很健康的青年男性同性恋者中发现了一种“怪病”。患病者出现全身免疫功能的缺陷，从而引发致命的感染和肿瘤，各种治疗均不能解决临床症状，患者很快死亡。随后，在吸毒者、血友病患者以及多性伴者中也大量发现了这个怪病。该病传播迅速，死亡率高，对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造成了人们很大的惊慌和恐惧，许多国家不惜投入巨资研究病因，探索治疗方法。

1982年，医学界最终研究证实：一种新的可怕的疾病开始流行。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病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英文缩写为“AIDS”。

汉语译为“艾滋病”。

艾滋病病毒，英文缩写为“HIV”。

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份艾滋病分布图表：

已有32个国家发现了艾滋病！

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哈夫丹·马勒不禁痛哭失声。

他说：“死神来了！”

死神来了！

死神带着冷酷、阴森的狞笑，疯狂地扑向放纵自己的人们。

恶 魔 行 踪

艾滋病，它毫不留情地卷入人类的生活之中，威胁着人类的生命。

艾滋病，无药可治，人人谈之色变。至今也无法准确地统计出世界上有多少人是因艾滋病而离开人世。

艾滋病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不治之症”。染病后，5年内死亡率几乎达100%。虽然说，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并不等于就是艾滋病患者，但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者，有20%经过半年到7年的潜伏期，也最终发展成为艾滋病患者。

西方国家称艾滋病为“恐怖病”、“超级癌症”、“20世纪瘟疫”、“同性恋瘟疫”。

当艾滋病首次在美国 5 个同性恋者身上被发现时，它还只是涉及少数人而且流行分布集中的一种疾病，但仅仅十几年的时间，艾滋病已迅猛地跨越国家、民族、性别、年龄、阶级、地位等界线，成为一种史无前例的病毒大流行。

1981 年 6 月 5 日，美国报道在洛杉矶有 5 名同性恋者患有卡氏肺囊虫肺炎，这一消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月，又有报道说，美国同性恋者中又发现 26 例卡波济氏肉瘤患者。随后，不断有相似的病例被发现，并有患者开始死亡。

到 1993 年 6 月 30 日，五大洲的 208 个国家和地区已报告发现艾滋病病例。目前，全球 240 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亚洲的偏僻山区和大洋洲的十几个岛屿小国外，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发现了艾滋病疫情。

自 1981 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至 1997 年 12 月，全球已有 4200 万人携带了艾滋病病毒，现已有 1170 万人死亡，平均每天有 1.6 万人新感染上这种病毒。

在发展中国家，成年人在诊断患有艾滋病之后的估计平均寿命为 6 个月到 12 个月，发达国家为 1 年到 3 年。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男性比女性多。但是由于异性恋传播方式越来越普遍，这一差距正在缩小，目前，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男女比例为 3:2。国际卫生组织估计到 2000 年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人数将接近男性。

随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的增加，携带有艾滋病病毒的新生儿的比例也在增加，到 1997 年底，世界上携带艾滋病病毒的 15 岁以下的儿童已达 110 万人。有专家估计，到 2010 年，在 23 个发展中国家很可能有 4000 多万儿童处于无人照管和身处疾病的侵害之中。

艾滋病的流行，已成为世界性的巨大灾难。

“艾滋病”与“爱死病”

艾滋病是由英文缩写“AIDS”翻译而来，也有人将它称为“爱死病”。他们的解释是：这是由于不正当的爱（包括同性和异性的多性伴者）所带来的必死无疑的疾病。

这样的解释虽然不完全正确，但却具有一定的道理。

艾滋病是通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传染的，这种病毒主要是通过黏膜和有破口的皮肤进入人体的。其主要的传播途径有三条：

一是由血液传播，包括输血传播。如果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的血输给了一个健康的人，那么，这个健康的人就可能被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所以，静脉吸毒者共用针头针管，是最容易传播艾滋病的。还有，有血液接触的医疗器械，理发和美容工具，比如穿耳孔针、纹身针和针灸针，都可能把艾滋病病毒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

在英国，就发生过打架后传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案例。

1989年8月，英国普雷斯顿市举行的一次私人宴会上，一名47岁的宾客和一名爱管闲事的人发生了口角，双方争执不休干脆动起手来，在激烈的斗殴中，这两位男子的面部都受了伤，伤口大量地出血。10天后，这位47岁的宾客因恶心、咽喉炎、腹泻和全身出疹而住进了医院，他被诊断为非特异性病毒感染，于两个星期后出院。后来得知，那位爱管闲事的男子是血清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者。1991年11月，这位宾客参加了献血，被证实为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他已结婚17年，其妻子为血清艾滋

病病毒抗体阴性。他否认有同性恋、静脉注射毒品或嫖娼等不良行为。医生们对此病例疑惑不解,于是便将他在1989年打架后住院期间的第4天、第11天和第18天抽取、储存的血液标本进行了艾滋病病毒抗体测定,结果前两次所取的血样均为阴性,而住院后第18天的血样却呈阳性。综合分析了这个病人的情况,医生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病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是通过打架时与另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血液接触后获得的。

美国新泽西州,一个2岁和一个5岁的儿童同在一个家庭幼儿园。他们每天在一起玩耍、吃饭,晚上又在一起睡觉,曾经共用过一把牙刷。当他们患病就诊时,医生发现,这两个儿童都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而且那个5岁幼儿的母亲经检查也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医生确定,这个2岁孩子的病毒来自那个5岁的儿童,因为他们身上的病毒类型完全相同。

在美国还发现两个患血友病的亲兄弟,两人每天都生活在一起,他们中间有一个患有皮肤病,另一个却经常流鼻血。后经医生检查发现:他们兄弟两人都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有一些人因为手术或事故需要输血,结果因输入的血液或血制品中混有艾滋病病毒,使这些人也感染了艾滋病。曾经轰动世界的法国血案,由于让病人输入了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致使许多无辜的病人丧失了生命。美国著名的黑人网球明星阿什因为受外伤,在进行外科手术时,不幸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最后无辜地死去。现在有的西方国家的输血机构,已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确保输血安全,最初的步骤就是杜绝艾滋病病毒高发区的人群供血。

艾滋病的第二条传播途径是由性接触传播,包括同性及异性的性接触都可能传播。在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成人中,通过性接触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占75%~85%。其中,男性同性恋者的肛门性交者传播的机会最大。